

宋季三朝政要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致今
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
集成書以備它日史官之採擇云

○卷之一

理宗

寶慶元年	紹定元年	紹定四年	端平元年
寶慶二年	紹定二年	紹定五年	端平二年
寶慶三年	紹定三年	紹定六年	端平三年



宋季三朝政要全

○卷之二
嘉熙元年
嘉熙二年

理宗

嘉熙三年
淳祐二年
淳祐五年
淳祐八年
淳祐十年
淳祐十二年
淳祐三年
淳祐六年
淳祐九年
淳祐十二年
淳祐元年
淳祐四年
淳祐七年
淳祐十年
淳祐元年
淳祐四年

○卷之三

理宗

開慶元年
景定元年
景定二年

景定二年

○卷之四

度宗

景定三年

景定四年

景定五年

○卷之五

幼主

咸淳元年
咸淳四年
咸淳七年
咸淳十年
咸淳二年
咸淳五年
咸淳八年
咸淳三年
咸淳六年
咸淳九年

○卷之六

廣王

德祐元年

德祐二年

景炎本末

益王

祥興本末

皇慶壬子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一

元太祖

二十年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上初即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上曰傳伯成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尋除寶學奉朝請。潘壬潘丙謀立濟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為邏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意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為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

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
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頌宣
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
尋下詔貶王為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
繼上疏咸言其冤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
引用晉太子申生漢廢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評直
無忌彌遠怒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死贈
朝奉諡剛簡仍官其子。詔取士先器識。夏真德秀上殿奏
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為自立根本又言
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
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
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
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
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即本志前
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攷願詔有司討

六六
二五

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
息興滅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又奏
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善盡臣未敢仰
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
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上曰亦
是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
德修學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
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
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
簡至忘讎荐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聞有參聽
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
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
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
如天地之于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
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耻

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恠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直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贖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葭夫對御筆擢葭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德秀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

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但唯洎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蓋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寧考小祥詔群臣服純吉真德秀言自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阜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群臣易日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即詔行在職事官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五月趙范趙葵金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闡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于和戰之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

曰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版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餽餉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推公一人及師衄洛陽退師保境兵燹遂開始伏公先見○六月金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來降願與公用安范用吉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為金人所決河水洋溢自壽至汴水深並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蒿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南潯州路鈴樊辛路分王以偏師下鄭州已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

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漳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趣之遂徵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師機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誼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為辭庚辰敏子啓行乙酉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據洛陽至夜踰城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薦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眾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猝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眾義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為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望糧不至遂班師○改湖州為安吉州○詔增價丙戌寶慶二年春詔長吏勸農桑○親饗詔犒軍士○詔增價

元太祖二十一年也

招糴。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賊吏經赦不許改正。○戒飭省闈精考擇。○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差。○詔作新士風。○梁成大劾真德秀降三官初彌遠欲去魏了翁真德秀論意有人敢言真德秀者即除察院無人忍言之適梁成大參部聞之日生茶肆中毀真公不直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首劾真德秀尋以成大守建寧毀其所建宏詞坊可以摭摺者無所不至遂繯取禁從為彌遠鷹犬嘗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中外籍目之為梁成大識者非之魏了翁貶靖州六年閉戶讀書自如也丁亥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雪寒上命出米以濟飢民。○賑濟畿甸水災。○洪咨夔召為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彈監察御史王定。○左遷夔已出臺改中書舍人王定者附史彌遠為右司郎官嘗忤胡夢昱為怪敢死者在臺與公異論公惡其姦邪故彈

元太祖二十二年也

去之朝野驚歎。○慶除端明學士薨于位。○救荒宜令有司申明。○明遏米之禁。○明堂詔省郊祀賢。○韃兵破關外四川制置鄭

元太祖已

崩太宗未。○戊子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太白經天。○立故不稱。○雨雹。○知潭州曾從龍置惠民倉。○嚴飭和糴官吏。○上命

儒臣日侍經筵講經。○湖南江西福建盜起。○申嚴舉主舉人。○才梅舉法。○韃鞬國兵長驅而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朝廷議諸帥謹邊備上然之。

元太宗。○已丑紹定二年春以程瑛等知貢舉。○上親試舉人賜黃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申嚴斛面之禁。○台州水。○給諸軍薪炭。○錢。○申明太學舍法。○度正奏節儉事。○賍論人經郊方許到。○部參注。○禁苞苴干請。○詔民間二稅依時過割稅賦不許抑

也

也

令折納。○汀郡寇發，陳韡平之。晏頭陀名彪，嘯聚汀郡境上，殘破寧化清流，將樂諸邑。迫南劍帥府，請于朝，謂非陳韡莫破。此賊時韡丁父憂，詔起復，知南劍州。韡至州，籍峽常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曾式中營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韡提刑，招捕使，擊破潭飛磔，諭降蓮城七十。二寨賊潰，晏彪降，誅之。○諭鄭損防遏海道。○挂如琥奏屯回庚寅，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三月丁酉，雨土。○行在會子庫置監官。○覈實二廣丁錢。○四川旱，命州縣賑恤。○減圍田稅。○招瀕海漁業人充水軍，慈明殿出緡錢犒諸軍。○邵武寇犯建寧府，劉純擊敗之。○蜀被盜，州縣租稅一半。○江西瑞州禾稼秀而不實，民間乏食。○九月，信國公朱熹改封徽國公。○明堂。○上飲宴過度，史彌遠卧病中，時人譏之曰：陰陽眼變，理天地醉經綸。

元太宗之三年，辛卯，紹定四年春二月，詔錄學術深邃之賢。○李全平先是京東忠義軍都統制李先者，亦歸朝人為樞密都統制，史彌遠以

李全之
死與通
鑑不同

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弟李平潛為謀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其選，武臣制之，乃以許國換授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司楚州。既至，全入謁，因與客杜耒議，延見之禮，耒曰：彼狼子野心，直貴其橫，挺庭參，全怒殺許國，屠其家，國被執，嘗曰：杜耒教我，乃以藁束耒而生，蒸之，遂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因元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著白袍一夕，八十騎皆皂袍游城，出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一帶，方知全死於此。○韃靼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趨河南，群臣議不許。○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諸州守臣嚴守，備兵退曲，赦四川軍民。○襄帥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金，詔群臣議。○追毀趙汝驟出身文字。○真德秀以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飭州縣科糴之弊。○秋成，覈實災傷，蠲減。○蜀紹興被水，民戶折麥。○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玉牒所，詔求言，藉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立後，其略曰：

巴陵有過周克繼統陛下手足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義服御借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整馬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為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獨存洪彛命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榭也人言籍：迄不免責也
元太宗之四年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器識後詞藻○二月太白經天○廷試定在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陰雨出米紓民食○蠲竹木之征三月○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陳貴誼乞革文弊○國兵與鞑靼國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李日邁詔舉廉去貪○赦盱眙改為招信軍○鞑靼國遣使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仇隙寧宗常遣使臣荀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

元太宗之四年也

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神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國
元太宗之五年也癸巳紹定六年詔抑貪競○李日邁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置寨松江口防海道○戒飭坑冶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券○二廣敷鹽之害○六月金主歸德絕糧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眾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趙葵乞經理營田○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產錢飛走之弊○賜史宇之宅之出身○秤提見鑑流通○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為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胄事甚秘侂胄死而寧宗不知居數日上顧問侂胄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為相十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於

金國故
元太宗五年也

朝最用事者薛極胡繁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杰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高之○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

元太宗五年也

元太宗
之六年
也

是年大
金國始
亡

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
運糧十萬給南北軍其北山思其此下其對嵩之
甲子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
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元日詔求言舉賢○十一月孟
珙兵先薄蔡州城下特韃鞬國兵未至珙攻城甚急金主知城
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閣自縊後主為亂軍所害○鄭清之除左
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真德秀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
平比之元祐○優恤兩淮運米人夫○賑恤三京降附○夏除
真德秀吏部尚書○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
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
都督軍馬○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真德秀洪咨夔趙
履常等爭之惟鄭相主其說○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興者○高
奎奏邊事四幸四慮○詔集議和戰攻守○趙汝洌奏黃州六
關○詔歲除主帥主兵官揀汰諸軍○諸路黥隸人押赴淮襄
充軍○趙立夫奏和糴利病○禁銅錢下海○袁甫奏蠲漳泉

正五
天六

興化丁錢○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措置楮幣○秋除真
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魏了翁除禮部尚書兼侍讀
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出內帑緡錢兌易
○却歸正蕃臣獻馬○蠲放仁和地稅○冬以趙范為荆湖制
置使鎮襄陽○九月真德秀進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
時襄閫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
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
若能修德格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
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
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
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
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
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
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室賄道而賄進
者尚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

培刻停邊閫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
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
終為我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一
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
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
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
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
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
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口飲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
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
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向治惟羣
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上輒稱
善又言士大夫狃於舊習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
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
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

○魏子翁奏劄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幾
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
媵御便嬖取憐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皇帝之貴也今天下
太平及時為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
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
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歟當事變還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
者誰歟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此云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
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
恩意而用之私情囑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
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
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深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
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言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李
全降敗於朐山而胡美降此豈人情也哉儒生與威宦不兩立

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及督
視京湖又曰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文檄星馳就道既而祈請
錢物辟置屬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矧又有
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廬黃賊酋多斃賊未退而荆
襄淮西之事方棘也今已赤地千里往行十日無炊烟以千
卒俵呼舒蘄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千里未明而行或憑鼓
而閱警報一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可及也○真
德秀進大學衍義其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為
學之本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
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
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
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
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人君所當知之
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凡四十三卷次日後殿聚講上曰卿
所進大學衍義三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後德秀輪當進讀

元太宗之
七年也

大學章句畢上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便合就今日進讀○蒙古
國使人入朝
乙未端平二年春以真德秀知貢舉○天狗星墜淮安軍金棠
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相與觀則化為碎石其色紅
或者以為兵戈之兆○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
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請息民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
薨諡文忠○安南國進方物○四月上試進士賜吳叔告等及
第出身有差○詔邊邑警備○臣寮奏乞以保蜀為念○五月
唐州守楊侁至襄陽稟議因言本州統制郭勝有異志趙范先
置勘院將召郭勝以鞠之會蔣應分司唐州以泄其事郭閉城
率眾射死侁於涼窩中且密遣人求北援反報至襄趙范乃命
忠衛都統江海領兵二萬又命隨州守臣金子才節制諸項
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皆以西師之敗咸
願自奮七月三日北兵至唐州棗林子才子澄聞之而遁十一
月北兵至襄陽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桓溪山趙范出師戰於上

元太宗之八年也

開口余哲軍敗喪數十人再戰勝之北兵退乃班師。臨安軍民交關俞元廩奏軍無紀律詔圍卒並依軍制。詔集議楮幣出度牒收兩界會子。節用以稱提楮價。詔行覆試法陳均進長編綱目。遣使家古國。丙申端平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蠲興國軍秤尺牙稅錢。賜安南國王封爵襲衣金帶。駁放豪民出身。楮幣宜造十八界降黃榜措置會子。賑昭州英德府水賑襄漢水詔蠲被水州郡稅。明堂行禮之夕大雨震電人以為燹理非人之咎。鄭清之喬行簡並罷相尋有旨留行簡侍經筵冬再相進平章軍國重事封益國公行簡清直有人望薨於位。十二月韃靼國兵入普州順慶潼川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果合數州僅存蜀將曹友聞死蜀破而淮甸有警。王瓚奏備邊之計。益珙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射軍中而亦讀書頗能文尤多著述。

元太宗之九年也

丁酉嘉熙元年詔趙葵措置邊事。開邊後下詔悔過。詔邊帥守議和戰攻守之策。詔安集淮蜀京襄。給犒沿邊將士。詔國子監刊文公通鑑綱目。許應龍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行都大火由已至酉延燒居民五十三萬家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寃者侍御史蔣峴史黨獨唱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自後羣臣無敢言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畧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心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為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為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為諸臣狂易之致顧乃委曲諱護二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息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為燹理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

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
陽德之宮猶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
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
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
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
獨四疑又有三謗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
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間煩貼方面置
局以行囑托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
一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
為不室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
已有謂某為某知之容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膺合者矣除目
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
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
之功潛邸外姻他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倖之任
臣以為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

元太宗之
十六

奪憂勤是矣邊風警急而擯置嬪妃之閣錫宴雖罷而未徹排
當之常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臣以為不絕逸豫之謀
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因疑生謗因謗生疑陛下欲回天意
則凡羣言之所指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痛自刻厲而速改
之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十月北兵犯安豐軍知軍杜杲有備
北兵至以火炮焚樓櫓隨陷隨補以八都硬軍斫牌杖八都魯
者皆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贖取披甲以牛羊十餘重為之設面
簾以障突公募善射者用小箭專射其目盡中之北兵填壕為
二十七埧次分兵扼埧北兵乘南風縱燎俄而風雨雪驟至乃
募壯士奪埧路士皆奮躍死戰北兵退池帥呂文德突圍入協
力捍禦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道
傍見其遺屨長尺有咫訝之或云安豐鬻薪人也遣吏訪其家
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偕見趙留之帳前
在邊立功遂至顯官

元太宗之
十五年也

戊戌嘉熙二年詔三衙及諸軍統制舉堪充將材二人。詔舉

通曉兵財人才。春安豐軍捷書至杜杲進三秩授將作監兼
淮西安撫尋除知廬州。浙江水災遣使施惠。風雹為災。
赦宥淮蜀。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周坦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時
邵澤同廷對有中貴人巡按見邵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
與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
上曰若人用此立說取為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
文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此立說上大
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真首選時已取周坦為狀元羣
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為榜眼。九月蔡察擁北
兵八十萬圍廬州約先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於壕外築土
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安豐者杜杲與客登
城四郊鐵騎極目無際北兵日夕用礮攻打杲恃串樓為固
北兵築垣几高於樓城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之皆為煨燼又
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垣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追躡數
十里北兵遁去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道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

軍伏精銳於要害兵遇伏不能進或曰公何以知其必勝杲曰
力守淮河以迂其道也。舉遺逸補錢時吳如愚官。放行混
補。命王禁察訪江面。詔犒擺鋪軍。較財用司殿最。趙
康奏會計州縣財賦。喬行簡奏兵財分委執政。置國用房
。申飭鹽課。出詞牒會子給四川軍人生券。因旱賑濟寬
減。冬除杜杲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蒙古國遣使來乃遣
使報聘曹威奏以為和議不可信

論曰曹嘉熙三年詔數川縣義倉以備賑濟。早因旱賑卹寬減。詔蠲民三年零租。詔兩司築堤捍潮。喬行簡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之入奏就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賢相堯于位。陳韓為建康留守斬殿司崔福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後為路鈐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追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韓委會廳戒諭然終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協力因厚遣之福遇賊不擊托言葬女而歸更不申間大閫主帥亦無如之何韓以為從本帥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效遂斬之既而自劾朝廷獎諭赦罪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十月虹見。風電為災。杜杲破寨。深八寸萬除權刑部尚書。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二

元太宗之十一年也

十二年也

曹嘉熙三年詔數川縣義倉以備賑濟。早因旱賑卹寬減。詔蠲民三年零租。詔兩司築堤捍潮。喬行簡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之入奏就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賢相堯于位。陳韓為建康留守斬殿司崔福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後為路鈐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追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韓委會廳戒諭然終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協力因厚遣之福遇賊不擊托言葬女而歸更不申間大閫主帥亦無如之何韓以為從本帥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效遂斬之既而自劾朝廷獎諭赦罪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十月虹見。風電為災。杜杲破寨。深八寸萬除權刑部尚書。

元太宗之十二年也

元太宗之十三年也

十一
年
元太宗
已崩未立
后馬氏稱
制

庚子嘉熙四年春正月詔貢舉崇學殖濟道真。地震。星變。下詔罪己。白氣亘天。江浙福建旱傷。紹興府荐飢。蠲紹興府夏稅。救嚴州荒。都城大荒。飢者奪食於路。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徼利。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無行人。北使王檝來。先是檝請北朝與本國和好。高之遣使至草地。與檝偕來。議歲幣。彭大雅使北。詔賦稅苗米毋得多科。取於民。秤提會子史嵩之以五折二十七界。會子五道准十八界一道。辛丑淳祐元年正月朔。詔舉文武才。降詔幸學。上幸太學。詔周願張載程頤程顥朱熹從祀夫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以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四月上試進士。賜徐儼夫等及第。出身有差。徽州火。詔飭監司嚴禁賊吏。詔高定子修四朝國史。詔別之傑措置戰禦。詔補三衙關額。申明常平義倉。杜範拜右相。範性剛介。以不阿附時相去位。曹豳奏三閩和戰之義不同。壬寅淳祐二年賞趙武築夔城。雨雹。詔六曹寺監錢穀並

比年元太宗
已崩未立
后馬真氏
臨朝稱制

上籍于朝。別之傑入覲言邊事。旌王定葉武子恬退。賜趙葵出身同知樞密院事。詔軍功就鄉舉者聽。賑濟紹興處婺水滂。劉漢弼言茶法十六事。李曾伯乞主守規。徐榮叟參知政事。李公韶與宰相議不合。求去。榮叟曰。韶議論無阿附朝行如此。士夫絕少。安可去。言不聽。而榮叟求去。杜杲解義真圍功進數學。給諸軍雪寒錢。出米楮令安豐修武備。趙時學奏蜀事。癸卯淳祐三年春。詔科舉求有用之學。蠲高郵創收牛租。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錢。賞王福等築安豐城。申嚴社倉科配之禁。召趙葵欲除右丞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久葵知之。乃徑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詔撥軍箭給招信軍。置策應軍屯京口。賞何舜臣舟師策應之功。命余玠宣諭蜀。劉晉之言蜀當帝閩重慶。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

以禦利閭蔽夔峽為蜀之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
然取辦促迫人多怨之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
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
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其願下獄供折富民賴之免適其年
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
朝郎出為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胷前程遠大
已於此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為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
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為祝文曰
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後
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健如此間者莫不服之後
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為之立廟○蜀自丁亥失關外內
申殘破之餘所存僅數州蜀中財賦入戶部五司者五百餘萬
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絲綿之類不與
焉既失蜀國用愈窘郵損既罷朝廷用余玠彭大雅余玠者不
羈之士上於布衣中擢用之入蜀作經理四蜀圖奏曰願假十

比年元太宗

已崩未立

后馬真氏

臨朝稱制

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上許之
于是悉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始合州治釣魚山之類是
也在蜀十年有經理功大雅亦有勞績玠大雅死用余晦李曾
伯皆以貪謬罔功朝廷亦視蜀為墮甌矣○呂文德總統兩淮
出戰軍馬○令淮東提刑節制推鋒軍
甲辰淳祐四年春以金淵知貢舉○賞曹致包砌山城○建龍
翔宮于中瓦奉祀感生帝君拆居民屋宇三除之二○申嚴州
縣受租可取之禁○四月上試進士賜留夢炎等及第出身有
差○五月劉晉之除諫議大夫呂午除起居郎趙給除起居舍
人王瓚殿中侍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察院○六月呂文德依
舊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兼淮西路招撫使節制濠豐宿亳等
軍兼知濠州○壽春城築甫畢北兵突至植柵重橋絕港以遏
援師王鑑等首調制領策應事○八月寧宗參配天地差官奏
告○察院龔世基奏川蜀京襄兩淮守備及擇將選兵事○劉
大諫奏推功賞以勵軍心明分義以定人心寬征賦以悅民心

○鄭起潛除權兵部尚書○戒邊將毋擅興戎○孟珙造戰車
招河南八郡來歸○招江淮失業人置武勝軍○詔犒壽春解
圍安豐策應將士○李曾伯為荆湖制置使○賞萬春等招遊
擊軍○史嵩之進四朝中興史○詔兩浙郡邑夏稅折帛並以
楮準錢○范知院再乞歸田里不允○九月項容孫除吏部侍
郎葉賁起居郎陳愷權工部侍郎陳一存兼權禮部侍郎韓祥
起居舍人○命御史監銓試○察院胡清獻奏乞禁戢兩浙和
買江西運綱福建和糴廣南丁錢擾民四弊○史彌忠薨上遣
表特贈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鄭國公仍令有司定謚以聞○史
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令學士院
降制先是黃濤上書乞斬嵩之以謝天下劉應起上疏謂嵩之
牢籠既密則陛下之國危省元徐霖上書言其姦深擅權上不
之悟至是侍郎徐元杰上疏令其終喪史憾之上亦不聽大學
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等恭覩御
筆起復右丞相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

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
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
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于夫子而曰期可已矣
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
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
三年愛于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謂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
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計而不之奔有
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且無一
日之愛于其父母矣宰予得罪于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
罪人也此天地所不容復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
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
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
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
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于平世卒不從命天下
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

絕滅天理卒以釀成清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累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誰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鑪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公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耶臣謹按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子其父之病也盍涕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矧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之日短願陛下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

未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病如路人方莪冠整佩洋入政事堂鼎食談笑無異平昔李密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烏私情願乞終養密之于祖母猶爾嵩之于父獨不然乎臣又按禮經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于父之死也盍號泣于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罪大矣今父死不及殮欲與俱殞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作飛鳥依人之態又擺布私人以為去後之地暨務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也晉顧和喪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奠徑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如和才祇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高之和在衰世猶能盡其孝道以勵俗嵩之身為台輔曾一顧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

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監筭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十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于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于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并言以彌遠貪贖固仿無有顧藉門艱于口定改元十一月之癸口起復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為計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為有不測日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繼總領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宗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

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待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也史氏乘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于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于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于其倫曾于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月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高宗

奪其孝思俾之勉承土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蒞臣以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諱諱憤憤兵之聚邊傳哨將之馳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驚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蒞臣以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為宰相動欲守法至于身乃跌蕩于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諸巖嶮具瞻之位其何訓天下後世耶臣等于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于日月重名教于泰山使天下後世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矣惟陛下裁幸。武學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書言史嵩之

畧曰天下不幸有無父之人不可使有無父之國父年高而不之懼父疾篤而不之省及父身沒而不之感此市井小人不顧廉恥不恤物議者容或有之世所指目為無父之人也人而為無父之人其刑特止於一身國而為無父之國其禍將及于天下陛下為綱常之主正當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律臣子乃以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其何以為訓耶。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畧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大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政以不忠實厚于不孝無父必至于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奉于嵩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案諳敵情孰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鞑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

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
虞允文孰謂嵩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
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于嵩之排擯之餘如王
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
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
之之黨去趙與惟以才名軋已而喉涿口去李韶以侍從數嵩
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
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弁去別之傑號為長
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
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王
正月乙卯太學九士扣閣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
徹于宸旒之聽而趨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
謹即口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于
嵩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
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于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

謂何○宗學生與襄等三十四人上書畧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
陛下謂其能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
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為陛下之喉
舌乃嵩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
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苦塊而坐廟堂脫衰經而被公衮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
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
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教授盧鉞與太
學生同日上書皆不報太學武學宗學再伏闕上書劉鎮又上
封事上意頗悟嵩之以奏劄辭免武舉劉耐叛四學上書畧曰
嘗觀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
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士橫議爾春秋戰
國之士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毀鄉校而子產不許
孰不以是賢子產也臣猶恨子產于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
而付之自然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于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

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自輔相至于臺諫侍從而下或目之以禽獸或指之以鬼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久矣若使嵩之真要取起復而後去真匿喪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聞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真出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告天下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于世道實非小補○太學齋廊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相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篤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遽雁斥逐之辜靖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宸奎釐為四學爰爰束帛側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死血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絨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口過于君是誠何心空

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口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苟為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

比年元太宗
已崩未立
后馬真氏
臨朝稱制

乙巳淳祐五年春詔求通天文曆算之人○閔雨日食降詔○申嚴稅賦重催抑勒之禁○築泗州城出楮米為泗州城池費○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詔撫綏中原遺民○出楮付殿司造軍器○史嵩之以永國公致仕○范鍾等上玉牒等書○趙葵乞造戰船以備緩急○分海團結三郡民船○出楮百萬犒水陸戰守諸軍○陳韡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范鍾罷相時遊侶與鍾並相不協鍾以臺諫罷鍾方坐都堂口吏以牒呼而出之

元定宗之
元年也

丙午淳祐六年春詔二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張潛言治

元定宗之
乞儲才
兵理財。賜劉克莊出身領史事。賞蕭逢辰買馬修城。詔賈似道任貴山寨城築。召鄭清之侍講經筵。置國用所。旌林公遇恬退詢所欲言。胡穎有威名每見淫祠即毀之。人呼曰胡打鬼。丙寅為廣東經畧廣州僧寺佛像中有巨蛇藏于內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錢數千緡穎至毀其像擊死巨蛇而投諸江正僧人之罪籍其錢以沒官其怪遂息奏請禁淫祠上從之。作集慶宮以祈福。詔舉閩臣計臣。章鑑疏

二年也

丁未淳祐七年春以吳潛知貢舉。游侶罷相。此開淳祐八年至十二年事

○鄭清之薨人皆寬之。徐清叟參知政事時余玠專制於蜀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班奏云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上心必不敢上乃從其言。鄭清之以下一條徐淳祐十一年事
癸丑寶祐元年徐清叟奏當守東海漣水。賈似道海城獻捷

元憲宗之
三年也

○四月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蹂踐而死者眾。溫台處大吏。申嚴廷試挾書之禁。北使到濠州。召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而歸羞愧飲藥而死。十一月大閱。上試進士賜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上問邊報如何。忽襄閩奏捷上大喜。

元憲宗之
四年也

甲寅寶祐二年以余晦宣撫西蜀道而行奏云晦非其才乞收回差遣上不報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待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余晦內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妥召命已頒決難及汗其後晦果敗蜀失紫金山要地為其城之。錄余玠家財助蜀。詔撫諭四川官吏軍民。北兵築利州閬州。收復安西堡奏捷上大喜乃賞將士之有功

元憲宗

之五年也

者。賈似道城東海。上問淮甯退否。詔呂文德應援上下。謝方叔等進經武要略等書。徐清叟除知院兼參知政事。清叟奏置四帥。排保甲行守實法。安南國王加封奉正功臣。措置錢楮。余晦斬王惟忠。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十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荐。為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為利路安撫。閻隆目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境。下大理寺勘官陳大方承旨。燬成之。惟忠斬于市。血流而上。惟忠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朝恍惚。與惟忠遇。遂卒。

乙卯寶祐三年春正月。詔郡國取典雅恢闊之才。謝方叔罷相。言者謂方叔之政。皆出子弟。故罷相。制云。政權皆由瀆出人。謂斯何國事。非當出言。父訓安在。以董槐為右丞相。三月己未。雨土。雲南有北兵。鬼播當嚴為備。詔邊事許盡言。不許傳播。賈似道興復廣陵堡城。蜀郡地震。均州築城龍山。四川兵財並聽宣司。詔温和守高奴堡。以守光化。巴州。

元憲宗之

六年也

獻捷。諸州禁兵不得差借。教閱精加選擇。六月丁大全除司諫。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時目大全大方大昌為三不吠犬。令諸路自實田畝。以覈滲漏。徐清叟曰。自實乃秦之弊法。不可再復。數月。兩浙江東西民甚苦之。上一日臨朝。曰。自實擾民。可且住行。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而去國巨璫。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奪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嚴羅目之。時閻妃怙寵。馬天驥丁大全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云。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兩淮奏論舊海偽元帥。

丙辰寶祐四年。詔舉廉吏。邊備合加申嚴。立安邊太平局。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為監察御史。奏槐章未下。先調臨安府。隅兵百餘人。挺刃圍其第。以臺牒驅迫出之時。有詩云。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劍斬丁公。程元鳳為右丞相。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攻了大全。大怒。取旨陳宜中黃鑪林則祖曾唯劉黼並削籍。編置下臨安府。押出國門。祭酒司業率二十齋學。

生冠帶送出園橋府人全愈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講張
噪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前廊學官看詳牒報檢
院方許聞奏。○四月上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
撥官誥詞牒收換弊指並從燒燬。○出庫錢免使。○出新川會
子收換川引。○賈似道參知政事兩淮大使。○下詔訓賢。○詔戒
培克。○定趙與憲招軍名遊擊。○蜀中得捷奏加警備因蜀提
趣上功恤流離優恤援蜀戍兵。○韃靼兵築東陽冬犯襄陽為
援鄂計。○獎諭李曾伯復襄樊。○嚴加老鼠隘。○韃靼兵留大
理國。○浙江堤成。○賜安南國獎諭。○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
文殿大學士落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
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上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知
嚴州吳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
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
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他時青史書之曰以節寶督坊場
錢自今日始何以為萬世法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之

元憲宗
之七年也

丁巳寶祐五年詔以新美士習為先。○趙葵乞招軍十萬。○趙
葵水陸並進大捷。○褒淮閩獻捷。○姚永慶言蜀中便宜。○蜀
中之捷。○詔安集蜀民。○蜀報北兵犯嚴州。○置廣右堡寨。○
築宜州城防窺伺邕宜分洞兵控扼施黔。○吳淵乞萬兵備瀘
激思播。○劉蒲擇之措置監井等隘。○賈似道奏築荊州城。○
謀收復光棗。○丁大全入相大全得寵在臺橫甚宰執畏之依
憑二豎竟彈逐宰相而據其位。○程元鳳進玉牒等史。○十月
虹見。○臨安火。○申徹邊備。○詔整舟師之備。○放逃亡軍請
○蜀州郡欠內帑項目。○督責郵遞稽滯。○賊吏周福孫貨命
疏二千里。○
戊午寶祐六年春正月元旦戒飭惜名器。○程元鳳罷相。○詔
帥臣謹邊備毋恃其不來。○馬光祖向士壁自捐軍費。○詔諸
閩招填軍額。○北兵窺苦竹隘論蒲擇之守苦竹隘。○韃靼兵
窺劔門又窺東川令蜀將各分地分防禦。○劉雄飛捷于橫山
雄飛本隆興府紀事人解至鄂州收繫一日得脫宿荒沙塢中

元憲宗
之八年也

夜半見天門開心切自喜遂投充揚州制司敢勇軍出軍有功
似道辟差權和州不數日除知州遷四川制置使。韃靼兵犯
安南田應寅乞屯瀘渝援思播乃修築思播關隘調兵防播州
支徑差官相度置黃平屯趣徐敏子防邕宜。韃靼兵侵羅氏
鬼國屯兵為交人聲援。長寧軍修築凌霄城。監司郡守
不許擅支官錢。楊禮堅守安西堡進官。詔督府江淮制置
進援上流。分遣舟師防拓。趙葵申隨州之捷。光化之捷
。襄樊解圍。賑卹過江轉徙淮民。出米賑糴收弊楮。徐
涇孫除給事中。韃靼兵哨通泰又哨安豐守臣迎敵却之繼
而懷遠連永皆奏捷詔嚴備上流。杜庶除刑部郎辭免陞寶
章閣仍舊淮西憲兼知廬州主管安撫司公事。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二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二

元憲宗 順宗 理宗 寧宗 嘉慶 會南東二高
之九年 已未開慶元年春正月朔戒中外奉公法行實政。鑄開慶錢
也。三月辛酉雨土。修築江塘。賑滁州水災。四月上試進
士賜周震炎等及第出身有差時公主方選尚丁大全欲用新
進士為駙馬因命考官私真震炎為第一倡太平狀元之說以
媚上震炎草茅士年幾三十矣恭謝日公主於內窺之不悅事
遂寢丁大全敗震炎降第五甲出身。新築黃平隘賜名鎮遠
州戍兵守備以防雲南。王登提兵入蜀。更蜀戍兵增蜀戍
兵券。賞龍州守城築功。詔蜀許便直行事。勅廣帥李曾
伯備廣西行廣郡守賞罰。秋九月韃靼國。

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軍自大理國幹腹
南來歷邕桂之境南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一軍渡
江圍鄂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吳潛涕泣入奏上以賈似道為
宣撫視師江上。呂文德提兵援蜀。人稍安。催蜀漕運。

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軍自大理國幹腹
南來歷邕桂之境南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一軍渡
江圍鄂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吳潛涕泣入奏上以賈似道為
宣撫視師江上。呂文德提兵援蜀。人稍安。催蜀漕運。

十月丁大全罷吳潛入相。上以賈似道為右相荆湘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趙葵為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遏廣右幹腹之師。北兵陷漣水軍維揚大震。杜庶除大理卿制置兩淮。知揚州。上諭庶曰：前守合肥淮右賴以奠安。今畀以全淮之寄，尤藉聲譽。父子家傳，可謂無忝。監察御史饒應子言：今之精兵健馬，咸在關外。湖南江西地僻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以運掉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趕入。上然之。韃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都軍器大監兼左司何子舉言于丞相吳潛曰：若上行幸，時則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遂與俱入。見面陳剴切，謝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謝枋得率節傳二社二千餘人舉義，擢兵部架閣。攻斷遼州浮橋，呂文德乘風戰勝。向士璧帥潭北兵，至向親率軍民且戰且守，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潭城固守，斗弩之力居多。會南來二哥元

帥卒潭圍先解。北兵至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城危在頃刻。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北兵退，焚燒城外民居，歸然一壘，未幾高連即應引兵來。似道駐漢陽軍為聲援，而鄂州固守不下。殿司崔彥良援隆興，彥良崔福子也。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督視江淮，退保隆興，閉門自守。崔兵至城下，不得入，即報此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北兵退而保隆興者，彥良之功居多。十一月下詔罪已求言。詔賈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下流中間，乃韃騎往來之衝。孫虎臣時精騎七百，護送至青草坪，候騎白前有兵似道愕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既而韃兵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回。江西叛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遂入黃州。召徐清叟赴闕力辭韃鞞。憲宗皇帝筵駕於釣魚城下，似道乘機遣使約和，陰許歲幣兵解而去。潭州提書空上曰：向士璧忠赤可尚，下詔褒賞。雪

元世祖之 寒犒海道戍兵。出內庫銀絹付宣司支費。尚書省。中統元年 庚申正月何子舉除華文閣待制江淮諸路察訪使景定元年 春三月三日鄂渚北兵退。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 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精悍能夜視工劫寨累有戰功 軍中謂之夏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理宗嘗 圖其形觀之。日氣如正旦天。催造戰船。蠲放北兵所踐 州縣稅。四月鞬鞞國。薛禪皇帝即位五月十九日改元中統。兵退行打算法賈似 道忌害一時之闔臣故欲以此活之向士壁守潭城費用委浙 西閻打算趙葵守洪州委建康閻馬光祖打算江閻史岩之淮 閻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迨繫獄杜死 後追錢猶未已也謝枋得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及行 打算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 賈相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 於鄰國乃得免焉。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師。賈似

道入相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官右外戚用事似道為相年深逐 巨璫董宋臣李忠輔勒威曉歸班不得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 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天資奸邪險詖置綠 櫃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密煩碎議者不以為便。賈似道奏 使守令暗收舊楮乃撥見會收弊會。招捕浙西監子。詔陞 巢縣為鎮巢軍使。建寧府產嘉禾於建陽改嘉禾縣。李松 壽犯淮安。廣太學進取之法。錄用恬退消奔競。蠲放北 兵所踐州縣稅。禁獻羨餘。修京城。鑄景定元寶錢。呂 文德制置荆湖知鄂州。李庭芝安撫兩淮。圖復漣水。瀘 州漣水之捷。北使郝京來尋盟先是似道出師陰許北朝歲 幣大兵退自詭有再造功諱言前事拘留于真州不遣。七月 貶吳潛建昌軍尋徙潮州潛為人豪雋其弟兄亦無不附麗有 護於上者曰外間童謡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黃 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此語既聞惑不可解而用之 不堅亦以此也。上以寧宗正史未畢令陳宜中等修撰。免蜀

盜掩匿情節從侍御史孤附鳳之言也士壁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間皮泉漆家居訪之問所以為城守之計士壁曰正為眼中無可用之人皮志之北兵退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忌其成功竟坐遷謫至今却人言之有垂涕者○賜皇女周國公主第于安濟橋○江萬里除端明殿大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浙右水滂令朝臣分往各郡商權出粟勸分蠲租賦招勇壯為軍凡救荒之政可速舉行○詔詞學科照嘉熙二年例○申嚴繆舉改官之罰○孫虎臣邳州之捷○夏竦知淮安兼安撫賜金幣田○北使來○上幸太學陞張拭呂祖謙從祀夫子廟庭○朱襖孫獻捷

元世祖之中統三年

學免解一次○朱襖孫申創南城書院○四月上試進士賜方山克等及第出身有差○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並賜廷對○李璫以漣海四州來歸授璫保信武寧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璫在北朝授以行臺都

督之任及己未退師之後

薛禪皇帝北歸璫獨不至其子居簡給事管中婿居相府私相迫引不告西去及濟南等處修築城壁差軍把隘又殺達軍人遂叛歸南○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時劉良貴為都曹繼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贖公田之事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迎合似道之意令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卑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欲用劉良貴吳勢卿專任公田時勢卿已死乃以良貴為提領陳嘗為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上曰未克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輿權俟秋成績議施行似道憤然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糴自然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視諸路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似

道內引入劄力言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推謹似道遂以自
已浙西萬畝為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自是朝
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涇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
致仕公田仍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
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
之眾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緒不及者減
買數稍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三千楮
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
理為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督催公田以府丞陳嘗
往湖秀以將作丞廖邦傑住常潤六郡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
公策嘉興則潘遲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嘗王唐珪馬
元演常州則洪糖劉子庚鎮江則章惇郭夢熊江陰則揚班黃
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擊街
○提領劉良貴劾奏嘉興宰業慙佐以下即奉行之罪又劾長
洲宰何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抱

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五月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
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
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
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
人為之任滿則理為入班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
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
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斗者皆作一石
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害或內有
硤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詔改
連水軍為安果州○詔升東海縣為東漢軍○評事四員用諸
科人充○吳潛卒潛初入相以方南胡易簡為腹心易簡方上
議立度宗為太子樞密承旨何子舉曰儲君未愜眾望建立之
議固當詳審潛欲緩其事上不悅北兵退即罷政而似道入相
諷臺臣劾其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上流中
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殺我矣疑

移司出潛意故深憾之遣武人劉宗申為循守以毒潛潛鑿井
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
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以五月卒于循州似道遣宗
申毒潛死即歸罪於宗申貶死以塞外議○獎諭馬光祖城
安變功○定御史臺覆試之制○夏貴蘄縣之捷○蝗蝻得雨
不為灾○蠲四川賦酷權利三年○申嚴偽會賞罰之令○詔
兩海不可不守○詔州縣稅許用各處楮價折納○詔提刑劾
所部州縣違戾○安南國進貢禮物○蠲臨安府稅平物價○
十月知院徐清叟薨贈少師謚忠簡○給諸軍雪寒錢○京城
大飢馬光祖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見辭以故次日往亦
如之三日又往卧於客次榮王不得已見馬馬厲聲云天下誰
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餓欲死大王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
以廩虛為辭光祖探懷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辭塞遂許三
十萬石光祖即令都吏領鈞批交米活飢民甚眾

元世祖之
中統四年

癸亥景定四年春正月元旦詔舉所知○詔呂師夔閱視營屋

招募新軍○詔褒呂文德浚築四州城池○成都奏藝祖皇帝
廟側一合抱木久矣林地今歲夏五忽立起而生三芽上製詩
以賜群臣○發福建義倉賑糶貧民○申嚴鈔鎖偽造○呂文
德獻羨財○蠲紹興延禧居民貸錢○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
恢學師朱程以道德儀立當世性疾惡所至戢姦禁暴有政聲
尤善平寇平江前為海寇擾命恢往平之時行公田恢封行稍
過頗為公論○瀘州太守劉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遷蹕之議
吳潛也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其一
而整攻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雄懼禍及已遂有
叛意會鄭興為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守嘉定時被兵整自
瀘州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興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吏
百而去興有宿憾乃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整懼賂以金
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懼以城降北及
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為南者立東廡為北者立西廡
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七人歸北○呂文

元世祖之

至元元年

也

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灰團
 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于文德求置推場於襄城外文德
 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推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
 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推場成我之利也且可
 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為然追使者不及矣既而使者至復申前
 議文德遂許焉為請于朝開推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
 外通互市內築堡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為親吏陳文彬
 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
 頗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自請赴援會病卒

甲子景定五年終淳初元旦詔榮經術考德行○造金銀見
 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權弊楮廢十七
 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
 兩傍各一木長黑印宛然一貫字也關子行物價頓踊○詔舉
 內外官堪充監司郡守者○二月辛未雨土○行都大火○詔
 貢舉尚淳厚收純雅○戒飭百司盡公守法○蠲臨安府征三

月○申嚴戒飭賊吏之制○詔秋闈嚴偽手之防○禁戢國子
 胃試帶牒之弊○出會賑軍民及犒宿衛○豁除義倉陳腐○
 邊郡椿積三年軍餉○却安南國進貢○謝堅寇至不禦禡職
 降官○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十數丈自四更從
 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
 去國○已卯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書姚希得
 奏事上曰彗出于柳朕彰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奏陛
 下勤于求治有年于茲寧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
 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度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補拯
 闕失上回天意○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
 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似道力辨人言丐辭相位
 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
 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
 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
 餉仰給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

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
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劉良貴以人言籍
籍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
漕闡發策凡十問言樞奸誤國趙氏必亡忤似道貶興國軍時
馮夢得知信州恤其家枋得聽其自赴貶所三年遇赦得還似
道竒其才欲守籠之使余安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賈敗為江
東制置募兵援饒州戰于安仁敗績又敗于信州軍潰棄家入
閩程御史文海留承旨夢炎交薦力辭不就至元戊子魏參政
天祐執拘北行不食而死。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壽六
十一上初名與莒福州古田縣宗室父為山陰尉縣人全氏以
女妻之遂為越人生理宗資親龐厚號為烏太保寧宗先以濟
王為皇太子嘗謂史彌遠出入禁闈專權弗善彌遠聞之懼陰
謀代之囑其客余天錫余以二宗子告即理宗及福王也史請
以來自牖間密視之自旦至暮福王不能堪理宗凝然無忤容
史出延以飯理宗不顧食之盡史以為有德量立為沂靖惠王

後寧宗崩史矯詔廢濟王立理宗端平初厲精為治信向真魏
號端平為元祐在位久嬖寵浸盛宮中排當頻數倡伎傀儡得
入應奉端平之政衰矣上自臨御以終始崇獎周程張朱義理
之學故得號廟曰理陵曰穆陵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皇
子忠王即皇帝位尊謝皇后曰壽和聖福皇太子宫曰慈福詔
以明年改為咸淳元年。賈似道為山陵使自上即位辭相印
歸越州。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堂尊暨堂皆節度使

元世祖之
至元三年

元世祖之
至元四年

邊備
丙寅咸淳二年春詔舉廉吏。陞泗水侯從祀。臨安府士人
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
李等泥金飾齋扁不法京尹劉良貴以聞加李等罪黜竄遠州
○以李可為察院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
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
故事而已。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
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之意令全臺劾之
以為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己官職
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
獻謝亦有以取之也。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因互市築城
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年間
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而以文煥代守
襄陽

丁卯咸淳三年春詔貢舉以識治體為先。封魯參邠國公孔

元世祖之
至元五年

假沂國公配享先聖顏孫師封陳國公升十哲之位。賈似道
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為右丞相時似道專政夢鼎充
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月一朝赴中書掌治事上初政
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尊上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
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
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內則館客慶瑩中
外則堂吏翁應龍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尹浙漕處
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擅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趙葵上
疏告志還鄉冬十月卒
戊辰咸淳四年閏正月初六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瓦皆動日
午楊美人降生皇子。北兵圍襄陽呂文煥告急乃遣高達范
文虎赴援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塞圍數十里不得通達與文
虎亦不用命。賈似道請出督而陰又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
於出也。冬十月朔日蝕是日不視事夫人俞氏降生太子。○
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路兵併力救襄不報。賜武夷書院額

仍設山長一員。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內地何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十里，江面纜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揮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落之勢者。久之日益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不議遣使偕行，唱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江南之生兵益增矣。三謂兩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第三策也。賈得書大怒曰：「瞎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之。」立信歸金陵，不數月北師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地席矣。立信過淮時，賈相出督相遇，拊立信背而哭曰：「端明，端明似道不用公言，遂至此。」立信對云：「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立信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抵高郵，伯顏丞相聞其名，欲迎取之，立信得報拊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高郵未歸，附云：「上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文龍

元名子龍唱第日賜今名。李瓘登第，自念祿不及親，援淳熙王昂紹熙李僑嘉定史公亮史天應納祿封父母故事，以其官回授其父，乃掛冠而歸。十一月，皇后全氏降生，皇子群臣稱賀。寶武妖寇數千人破祈陽縣，羅廷諫殲其首，餘出降。

元世祖之
至元六年 己巳咸淳五年春，詔舉人才。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上在

也
經筵令儒臣講周易。江萬里左相馬庭鸞右相，輪日知印。禁珠翠，都人以碾玉為首飾，宮中簪琉璃花，都下人爭效之。時有詩云：「京城禁珠翠，大下盡琉璃。」識者以為流離之兆。明堂

元世祖之
至元七年 庚午咸淳六年春，詔貢舉精于擇人為先。江萬里請援兵救襄似道，不答。竟以議事不合乃罷去。詔諸帥閫舉堪將材者

各二人。馮夢得申書，舍人請置士籍，時賈相患舉人猥衆，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其鄉貫姓名，年甲三代所習經賦娶妻姓氏，令士人書之，鄉鄰着押保，結于科舉條制，並無違礙。方許納卷，議者謂士而有籍，與禁何異？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

元世祖之

舉人元卷字縱玄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辛未榜李鈞孫者少時戲雕摩曠羅于股間懼搜者之見蒙紙其上搜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當此邊事危急之際束手無策而以科舉苦舉子何其繆耶○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奈何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問其人口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人敢對上言者

至元八年

辛未咸淳七年止試進士賜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國朝廷試始于開寶癸酉終于咸淳辛未廷試之日天必開霽是歲大雨如注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趙嗣惠登第乞援李瑾等乞回本身官致仕恩例封贈父母上從之○陳仲微為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王磨珪為司農簿以輪對言天下守令不得入忤似道罷○淮西制置司申襄園不解乞調兵增戍○催造戰船以備江面○是歲韃靼國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冬出師哨掠淮甸邊報愈急似道占湖山

元世祖之
至元九年

之勝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內殖貨利蠱聲色寵妾葉氏本淑妃閣官人也潘氏倪氏妓也取而有之令陳振譚王趙與柵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鉤桶本安丙家物不獻罷去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其間門客朝士稱功頌德頌說太平誇咸淳為元祐尊似道曰周公諛言溢耳不復加意邊事

壬申咸淳八年春詔舉廉律貪○馬庭鸞罷相葉夢鼎再相○夏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久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思關以捷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然所乏者監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泗者真蠟書于警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鄂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鉤致欲為焚燹用遂為所得于是鄂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荆閩移屯鄂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鄂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屯士得三千人皆襄

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難其人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軍號張貴為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為諸軍所服先于均州上流各中水立便寨造水哨輕舟有艘每艘三十人監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至是溪水方生于二十二日稍進園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船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輕犯重圍至洪磨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躄可入鼓勇乘銳風斷鐵綆措筏數百屯眾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中絕援久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乃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數日有浮屍而上被甲冑執弓矢者乃張順也。○九月祀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申嚴外辦請申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道遙子故事面奏上曰賈欲俟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乞上遂冒雨乘道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

元世祖之
至元十年
也

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錫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為尼上為之泣下

癸酉咸淳九年春正月詔舉士以明體適用之學。○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菜以相饋但挺直爾或者謂白青白祥之類是也。○葉夢鼎罷相。○二月大元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其力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絕不至文煥徹屋為薪緝關為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文煥獨守孤城似道坐視而不救降于六年之後豈得已哉。○御史陳伯大奏言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還省而筆跡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請今後應舉及免舉人各于所屬州縣給曆一道親書曆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賈似道奏自襄樊敗後累章乞出視師而陛下不許已出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上曰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似道陽請

元世祖之
至元十一
年也

出督陰諷朝廷留行但于中書省置機速房苟且條邊瑣而已
○文天祥知贛州兼江西提刑○樊城陷牛臯范大順張漢英
死之
甲戌咸淳十年正月己卯朔永新有氣如虹蜺自東門江中起
橫貫一邑須臾變作錦紋狀遮蓋四門○省試十一人各給一號
書就者人姓名印押如衛士直八宮門之狀于門下兩處辨驗
○不許登仕免舉至己亥仍許登士免舉○賈似道丁母憂歸
越治喪○陳宜中簽書樞密院○詔賈似道起復○秋七月上
崩上自為皇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賈似道以策立
功制國命上拱手而已初理宗議建東宮夢若有人告曰此十
年太平天子上即位至崩正十年壽三十五上廟號曰度宗上
崩議立長益王昞宰相請立嫡遂以長子昀即位太皇太后垂
簾聽政改明年為德祐元年○是歲殿試度宗以疾未及臨軒
而崩上諒陰類試王龍澤等比廷試出身策問求賢時似道方
惡言者吉州人胡幼黃以含和吐氣為說而榜第三士論恥之

○冬詔天下勤王○九月
大元丞相伯顏大會兵于襄樊丁亥沿漢江而下前後建襄旌
旗數百里水陸並進用我降人為向导呂文煥等舟師出襄陽
劉整等騎兵出淮泗萬戶武顯等前鋒襲鄂州至梁水時值雨
淋漲溢無舟可渡遂駐兵于梁水之濱伯顏大軍繼至武顯趨
迎馬首舍曰梁水泛程軍馬懼其漂沒以故待之伯顏曰此水
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訢馬軍中召一壯士負甲使渡水而軍
馬長驅悉渡遂至鄂州軍于鄂城之西鄂城在江北岸以石為
之高援山形矢石莫能近新城在江水中密樹椿木以絕舟楫
往來下流黃家原置城守禦備具攻之不下鄂人堅守以戰船
橫截江面不得渡文煥觀鄂之形勢其黃家原堡西有溝渠深
數丈霖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船
口火江以避鄂軍伯顏諸將告曰鄂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
過後為歸路患伯顏不聽忽報黃家原堡已剋而分兵圍鄂不
能下伯顏遣兵沿平江堰破竹為席地盪舟而過鄂城遂入漢

江自陸地牽舟遷行厄百餘里然後至水十一月戊子伯顏大軍發郢城阿朮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郢州都統趙文義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伯顏阿朮回渡迎敵文勝凡二十餘戰久而敗績文義死之伯顏舟師忽自上而下遂至沙洋守將串樓王等堅壁不降伯顏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能祭風遂大起伯顏令砲手張元帥順風以火炮攻之煙焰燎天俄而城陷守將串樓王為其所獲伯顏大軍由沙洋五里地遂至新城伯顏令其軍眾以沙洋殺戮軍人首級列于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四人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禍在目前都統邊居誼堅壁不降伯顏累遣人招諭居誼索文煥來打話文煥乘騎至城下城上弓矢如雨文煥中其右臂拒城避之居誼率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死一人歸附。伯顏大兵至復州誘守臣翟貴曰汝曹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開會銅錢依例行用安撫翟貴以城降。伯顏大會諸將議渡江事遣總管劉深千戶馬

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移漢口渡江諸將以漢江水急且有守禦伯顏不聽徑過淪河蔡店去漢口甚近是日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伯顏軍夜回淪河。太皇有旨國步多艱沿江清野應三學子及京學流寓遊學士人權與放散各令逐便。十二月辛亥伯顏自漢口開堤引船入淪河轉至沙武口達于大江壬子伯顏以戰艦相尾而至夏貴帥漢鄂州師上流迎敵夜襲北營不克而還沙武口南岸防禦甚至伯顏遂趨陽羅堡。癸丑夏貴以戰艦數十列于大江之下橫其江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諸將僉言我輩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圖報功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進兵攻陽羅堡城竟日不克伯顏與阿朮謀謂突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羅堡可以渡江况此堡堅攻之不克若今夜令汝以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上趨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滿而不堅常為擣虛之計以來日詰旦且渡江襲南岸是夜阿朮流軍遂行於上流

二十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舟戰於江中已登南岸伯顏乃遣兵攻陽羅堡以舟師直衝我軍大戰江中夏貴敗績順流而下沿西南岸放火歸廬州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守將閻池上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伯柳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江鄂當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伯顏遣兵自陽羅堡攻鄂州○戊寅下鄂州守臣張晏然降先是李雷奮為守十月以臺論罷全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禔孫之援朱禔孫提重兵全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夏貴為江南遊擊策應大使朱禔孫為宣撫制置使夏貴與朱禔孫通任長江之責夏歸廬州朱歸荆湖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癸巳上以賈似道為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珣參贊軍事檄召諸路軍馬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至德祐二年正月劉整死乃議出師○保康承宣使鬬珪獻銀一萬兩充招軍費王侯邸第輸帥軍錢

穀有差○天目山崩天目為杭之主山山崩則王氣歇矣○辛未度宗皇帝梓宮發引文武百官衰服出城奉辭靈駕○揚州阮克己糾集民兵義兵三萬勤王○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萬石屯兵江西侍郎趙潛屯兵金陵江○開府夏貴屯兵淮西節使督萬壽屯兵京湖殿帥張彥廣德招討孫虎臣屯兵采石都統仇子真屯兵宣城練使張世傑屯兵海道費克恭阮克己屯平江元兵南來國勢已危

天兵南來圍博日京

平江

揚州

刺督萬壽

改兵兵工

預克子

未與宗皇帝

漢百善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五

乙亥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求言。張仲微兵部侍郎修

國史。常楙援晉太子申生事乞為濟王立後不報。大元國兵

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至黃州陳奕以城

降至蘄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闔以城降下江州錢真

孫以帥兼守舉城降九江為江西屏蔽陷則江西如破竹矣至

安慶府范文虎乃呂氏之婿遂以城降。劉整死初整與文煥

分兵南渡及是整無功發憤死于無為軍城下。丁亥賈似道

出師建督戊子離京城以王鑰為左丞相以章鑑為右丞相陳

宜中知樞密院當國小事專決大事則督府遙制之似道集諸

路兵共十三萬金帛輜重舳舻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迂道

而行數日始至蕪湖而舒池已降矣傳者以為似道護駕入海

以致諸郡先降二月戊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京與北使來

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大元壽代行及至思聰回知事不

就惶怖失據陰備快船為走計辛酉屯丁家洲時大軍大勢衝
下南北兩岬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我師不敵
諸軍有反噬之意似道遂許喝轉官資諸軍詎曰要官資做甚
已未庚申官資何道似道不能答癸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
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已迫夏貴亦曰彼眾我寡安難抵當垂泣
而去似道鳴鑼一聲退兵于珠金沙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
之印已失乃奔入揚州○徐直方除右正言
大元國兵破饒州守臣唐震為兵所害死于州治之玉芝堂前
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人皆遁萬里坐守以為民望兵入其
第赴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破池
州趙昂發蜀人以倖權守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
獨不能為忠臣之婦乎寧相從于地下昂發大喜具衣冠大書
十六字於倖廳春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婦俱死節義
成雙俱縊而死學有一士哭其屍曰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
何以洗此污清溪一泓水明日伯顏丞相領兵入城見而憐之

具衣衾葬焉

大元國兵乘勢順流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領兵二萬大戰揚
子橋勝負相乘生兵益增遂退師○入太平州守州趙之潛遁
○入建康府沿江制置知建康府趙縉遁大兵方入城時察院
潘文卿按趙潛取行言公帑所積金帛弃城而遁建康為江東
重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大兵駐建康不進遣哨騎四出○趙淮
趙葵子也居建康起兵于溧陽城破被執不降死之○張世傑
帥舟師趨金山約殿帥張彥等竟不出世傑多海舟無風不能
動江面水平北兵以水哨馬往來如飛世傑孤軍無援戰敗于
金山人艘皆沒哀哉○入鎮江府守臣洪起畏遁京口行都第
一重門戶而失之行關岌岌乎危矣統制石祖忠以城降○入
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言者謂與可為宋宗臣望風奔潰除名
勒停以為不守封疆者之戒○下徽州○韓震議遷都先是賈
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是韓震復申前議左丞相王
鎰議堅蹕未決求罷不允徑去宗學上書言陛下移蹕不予慶

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舡幸聞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縱使兵或可守豈能驚求活作一龜茲國耶今勤王之兵不下二十萬猶堪一戰豈束手待斃而已哉。○日口夜右丞相章鑑遁。○三月壬申朔誅韓震時震提兵入禁謀日遷蹕身為殿岩陰懷異志直中與客潘希仁議請計事伏甲士于樞密府擊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百餘人間變大闖而出射火箭入大內又以火刀斫嘉會門直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大元國兵至常州守巨王宗洙遁權守王良臣以城降。○知江陰軍鄭端道遁。○知廣德軍令狐降。○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北兵已迫畿甸人情洶。○知臨安府曹淵子兩浙副使皆遁浙東提舉王霖龍遁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李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數十人並遁朝中為之空踈。○朝堂榜云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于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為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

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卸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可令尚書省別具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資其負國弃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癸酉陳宜中奏罷浙西公田給還元主。○甲戌賈似道罷平章都督子祠似道遣翁應龍護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太后有旨令淮東帥李庭芝津遣賈似道歸里終喪似道留維揚不行王燭奏似道既不效忠又不死孝乞下切責太后降詔畧云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始以終亦有辭于永世六月似道歸紹興府紹興府閉城不納七月王燭奏乞正似道罪臺臣交章言似道喪師誤國之罪乞追竄嶺南方回言似道倖詐貪淫褻驕吝專忍

繆十罪乞賜死乃降三官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廷除名勒停韶
州羈管王廷曾淵子並竄雷州言者不已似道改送建寧居住
翁合奏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托于伊周以不學無術
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探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
之罪人不能言臺諫交章乞行遠竄迫于衆怒僅謫建寧切推
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且嘔
惡唾去况可見其面如熹釋太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
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
可而可一日與之同此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獨何罪巷伯惡
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北決所
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六合爾此則陛下事乞將似
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責授高州團練副使漳
州居住下臨安台州簿錄其家似道寓建之開元寺欲俟秋深
入南朝廷遣鄭虎臣監押至則拘似道行李制其出入節其飲
食凌辱百端似道不勝其苦舟次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

何不死于此曰太皇許我以不死候有詔即死冬十月至漳州
木綿庵虎臣悉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脅殺之殯于
側○辛巳張世傑入衛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荆湖
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權承宣使宜中疑世傑易其所部之軍
世傑不得以盡其力○陳宜中拜右相似道出督以宜中受卵
翼之恩且柔順易制委以國賈敗宜中首劾賈罪以自解拜右
丞相宜中當國首誅韓震脅遷之議差強人意然書生不知兵
張世傑步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
卒致誤國
大元國兵至平江府守城潛越友遁通判胡玉以城降○至安
吉州守臣趙與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四月
王煥平章軍國重事性剛介似道當國獨不阿附再召入朝累
疏乞正賈罪其他無所建明八月力請致仕尋卒○陳宜中都
督軍馬奉旨建督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
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京湖四川隸朱

禿孫江西隸黃萬石節制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
寄居官為總督給一兵赴教場教閱。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
鎮。在江濱江陵之外城也。夢求請築沙市城北兵次市鎮統
領程文亮降。夢求戰死。夢求漢州人。溫公五世孫也。
大元國兵至江陵府。高達以城降。高達京湖名將也。己未解圍
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與。違怨望久矣。至是為京湖制置
遂降。宣閩不能制。城初陷。朱禩孫仰藥不得死。既而亦降焉。乃
令朱稷孫移文諸路歸附。鼎州澧州常德府壽昌軍並下。
至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于醴陵。得捷守城攻之不
克。○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轉達軍前。息兵通好。張
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復廣德軍。徵諸帥入衛。夏
貴督萬壽黃萬石並不至。呂文福先于四月間請兵入衛。行人
失辭。文福自疑亦不至。○有司議建藩屏以強王室。詔以福王
與芮判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置長史司馬。○六月庚申朔日
有食之。既是時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鷄鶩歸儼如暮夜。自己

至午其明始復。大皇太后下詔求言。去聖福二字。用昭戒謹。恐
懼之意。○陳直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鏞僉書樞
密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文天祥刑部尚書趣
赴行在。○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煥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
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門自守。○九月明堂。○文
天祥入衛。先是四月間天祥募兵于贛州。天祥時為江西提刑
白州杜澥將吉贛千人從之。至是將民兵及峒丁二萬人至京
衣裝器械盡具。時宜中去位。夢炎獨相。意不相樂。乃以天祥守
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張潘守獨松關。殺萬戶希賢
大元用我叛將王良臣以兵攻常州。知州姚訢統制劉師勇王
安節守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
士龍赴援。戰于五木。貶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尹
玉江西將也。與良臣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百。與北兵相持。
又一夕手殺七八十人。遂死麾下。無一肯降。朝廷贈濠州團練
使。廟食贛官其二子。常州不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築堡。土

至併人填陷其中又殺常州之民數百人煎膏取油作砲擲于
牌木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發十一月常州糧盡劉師勇以八
騎突圍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將軍
王安節不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使王堅之子
○十月陳宜中再相團結京城民丁及招年十五以上者為軍
號武定軍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宜中本無經綸之才八月以
母老為辭竟回永嘉忠孝之誼兩無所據九月詔趣入朝至是
國事已去不可為矣○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謝堂知臨安
府○賜太學生張景忠等並出身○瑞州先下遣姚計議來隆
興說降劉槃拒之十一月壬午
大元國兵至隆興府劉槃引兵出城累戰不利乃以城降下撫
州時制置黃萬石開閩撫州聞兵至遁入閩都統密侑迎敵就
擒嚼舌罵聲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降建昌相繼而下破廣德
軍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至桐關去杭百里我師敗績
○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

天祥軍三萬張世傑五萬諸路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
世傑密議今兩淮堅壁閩廣全城王師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
聲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師獨
宜中沮之白太皇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為說遂止○十二月
大元伯顏丞相領兵屯平江進屯長堰宜中遣使議和見伯顏
于長堰已而不約故大兵迺至高亭山宜中蒙蔽外廷而三
宮若罔聞知○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乃以京局官劉褒
然直學士院草之自似道喪師後至今十餘月國事危急將士
離心兵出屢屐朝廷方且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
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和封
為小國費降表奉使燕京哀哉○詔文天祥罷兵○太皇詔南
北講和京城內外民兵罷團練○柳諤奉降表至高郵軍稽家
庄為稽魯所殺
丙子德祐二年正月謝堂簽書樞密院事文天祥浙西制置知
臨安府○十二日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昞皇弟益王昺出官

航海。張世傑欲護駕入海，乃去朝。大元丞相伯顏領兵進高亭山，去城三十里。北使請執政軍前議事。文天祥請行，陳宜中夜遁。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院事，天祥辭不拜。乃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吳堅為左丞相，謝堂樞密院事。鉉翁參知政事，劉岳同知樞密院事。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翊日以資政殿大學士行至高亭山，見伯顏丞相，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使歸南。」
○北兵進屯北關門外，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謁太皇太后。○是月，鎮巢軍曹旺無為軍，劉權並降。二十日，伯顏丞相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令太皇降詔江南諸郡歸附，各郡付一省。劄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惟家鉉翁不書名，程雄飛作色欲縛鉉翁。鉉翁叱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遂止。」遣使祈請朝廷。自十月至二月，信使往來和議未決。使請宰執親往朝覲，乃以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五人詣大都，為祈請使。二月初九日，賈餘慶等登舟。是日，吳堅出北關門外送諸口，登舟時傳伯

顏丞相命留吳相登舟偕行。是日，會文天祥于軍前，詞氣益壯。○初十，謝堂納賂還。十一日，文天祥自北塞登舟，同鐵目兒萬戶至。十九日，舟次鎮江。文天祥乘間逸去。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脫閉城三日，索之不見。收從人幹僕并所差館伴者囚之。閏三月初十日，至燕京，宿會同館。十四日，賈餘慶薨。○二月朔，丙申，伯顏丞相傳旨收城軍器。○北使請傳國璽以監察御史楊應奎、宗丞趙若秀為押璽使。○丁未，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宮女守節而死者甚眾。○乙卯，北使請三宮北遷。丁巳，宋少帝全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內，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采、駙馬都尉楊鎮臺諫既登炳鄒珙、陳秀伯知臨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三宮過真州，苗再成奪駕幾奪去。閏三月廿四日，至燕京。吳堅等出迎，居會同館。四月己丑，朝吳堅等先赴上都。十五、三宮赴上都。丁巳，沂王薨。五月丙申，見

大元皇帝于行宮馬。○太皇太后卧病主者自宮中舁其床以出衛省七十人從行八月乃行降封為壽春郡夫人至燕七年而崩。○全皇后為尼于正智寺。○少帝降封瀛國公。臨江軍陷權守滕峯瞻道。○潭州陷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是歲正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于是携家人盡登樓上大宴積金銀于兩畔芾與館客坐中其餘列坐左右酒半酣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將金帛盡與之你家口取法刀來一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携去分付家人事須更將法刀至芾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惟賓客與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頸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割其腹而死從死者七十餘人劊子姓沈名忠亦可謂烈丈夫矣。○尹穀潭州人除知衡州未至任潭州陷自火其廬舉家赴火死。○宋都夏元帥至吉州權守周天驥以城降。○循浙東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並下

○夏貴馳入燕京獻淮西地諸郡既失貴惟恐督府有成罪無所逃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為將有功總統在已上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貴歸廬州不出朝廷屢詔不出若罔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歸附為己功焉。○李庭芝守揚州廣王登極除庭芝為右相棄揚州引兵輕出至泰州欲航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朮元帥斬于軍前朱煥以揚州城獻姜才死之才淮之猛將前後出師屢收大功乙亥春戰于瓜州不利丙子二月太皇差吳忠翊孫通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至揚子橋砲聲連發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旌旗雲擁軍馬屯集放剗車弩箭如雨再一砲響雲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至遂回三月三日三官過揚州才統軍數千等駕繼以兵馬相距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軍擁出分陣殺奪交傷不少波羅相公親臨陣大戰方退才意欲奪駕不知乃諸將之過北也至八月大軍圍揚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疔不可掛甲遂敗被執臨刑含血罵聲不絕而死。○苗再成守真州部將有趙孟錦者為將領北軍攻真

州每戰輒先士卒苗再成倚之嘗乘大霧襲北營霧解北軍見其兵少追之登舟失足隨夫水甲重遂溺城破再成死之○秦州陷孫虎臣弟良臣降虎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建德府陷方回降○大元改臨安府為杭州○

宋季三朝政要附錄卷之六

廣王本末

陳仲微錄

陳仲微咸淳為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內子從二王入廣目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為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主以詩挽之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搵淚為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壬午歲安國使入觀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

丙子正月戊寅廣王益王航海○二月廣王益王由海道趨温州二王駐温州之江心寺蘇劉義陸秀夫來會時陳宜中海船泊清澳門諸人往見之共議興復張世傑自定海至同趨三山○三月甲戌二王至福州宣太皇太后手詔廣王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為副元帥檄召天下諸路忠義同獎王室○五

月一日廣王登極于福州升福安府改威武軍為行都之門大
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詔改元以德祐二年為景
炎元年。○遙上尊號太皇太后曰聖壽和福至仁太皇太后全
太后曰仁安皇太后少帝曰孝恭懿聖皇帝進冊母淑妃為皇
太妃封弟益王昺為衛王妹壽和公主為晉國公主以九月二
十八日為天熙節。○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樞密副使陳文
龍劉黼參知政事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司馬王
剛中知福安府事是日百官待漏門外門未啟有物哮吼聲朝士
有驚仆者。○黃萬石以北命諭福建歸附邵武降建劔守臣拒
之督府遣兵復邵武萬石遁。○壬戌文天祥至自行都除右丞
相時國方草創陳宜中專制與張世傑議論不合遂不肯拜議
出督。○六月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江東制
置使進兵饒州李師夔方興張德分兵分道進浙東朱浚江西
招諭使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先是文天祥自通州歸具
太守楊思復欲得海舶數百艘可以直通趨勤王陳宜中不以

為信乃遣毛統之汀州而不以告天祥統至通州守問文丞相
何以無書守怒統幾不免統出而通州降矣。○七月天祥開督
于南劔時林琦自杭來監丞鄒鳳自衢來一時忠義之士莫不
翕集。○鄒鳳江西詔諭副使。○分上下三郡備守以王績翁為
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劔州任責上三郡備守黃佺同提刑招
捕知漳州任責下三郡備守。○九月文天祥進兵汀州十月行
十一月至汀州而行都隨陷矣。○十月大元國兵三道趨福州
董右丞與魯赤忙古歹都督唆都元帥張弘範萬戶等兵出江
西浙東阿罕元帥王世強招討舟師出福州。○大兵直至處州
守臣李珣遁。○十一月董右丞至瑞安府趙與擇李世達等禦
之敗績世達遁趙與擇退屯福安城遂降與魯赤軍至邵武朱
浚趙時賞遁至建寧府執趙崇劼張彭老至南劔州王績翁遁
○大元兵逼行都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于岸已已奉景炎帝
益王楊淑妃等登舟入海是時正軍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有奇
內淮兵一萬由東港入海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

不辨舟得以進泉州問蒲壽庚索軍糧不及應副遂口潮州至
惠州之甲子門駐馬。○癸丑阿刺罕王世強舟師至福安府王
績翁為內應王剛中以城降。○朱浚仰藥死。○文天祥將兵趨
廣東入浙。○十二月景炎帝至廣州守臣薛應龍運使姚良臣
迎入州治作行宮。○張鎮孫除廣東經畧使後死于難。○大元
薰右丞軍至福安縣趙與擇拒戰敗績死之。○己丑大元兵攻
興化知軍趙文龍不降被執至泉州蒲壽庚降至漳州知州黃
佺通判楊丙以城降至惠州文壁降天祥弟也。○徐直諒遁
。○景炎帝趨于富場
丁丑正月文天祥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二月大元國
兵檄戍改福安府為福州置宣撫司以潛說友王績翁為副使李
雄統領諸郡部兵後李雄作亂殺說友大兵皆去不留一騎。○
三月文天祥入海州。○四月蘇劉義卒蘇京湖老將雖出呂氏
乃心在王室永嘉推戴實建大功後世傑用事志鬱不得展
其人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終始不失大節而廣中瀟氣傳染

而死哀哉。○五月文天祥兵出梅嶺吉贛兵皆來會六月大捷
于雩都復興國縣于是駐屯遣兵攻贛州諸縣皆復唯城不下
龍泉縣孫真以邑歸止遇害永新縣令彭震龍以邑歸正遇害
架閣蕭明以贛縣義兵收復萬安縣被執死于洪督幹陳子敬
招集義兵屯皂據贛下流吉水永豐以次皆復前京尹吳浚以
北兵說降文天祥集將吏責以大義斬之。○淮西兵復黃州復
壽昌軍。○六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戰于鐘步不利戰于永豐又
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未幾攻贛之兵又敗行府孤立空坑之敗
全軍陷沒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女柳娘環娘妾顏氏黃
氏被執幕僚張汴等皆死江西招討趙時賞寺簿劉洙架閣吳
文福督幹林棟皆遇害天祥與長子道生客杜澣以數騎免時
處置安撫聚兵數在永豐境天祥引兵就之會其軍亦潰收散
兵復入汀而南劔建寧邵武多有歸正者諸畬軍皆騷動尋為
大兵收復天祥兵出會昌趨循州是冬天祥兵屯南嶺是月
大元兵檄戍張世傑回潮州以圖興復。○七月壬申張世傑圍

泉州將淮軍及吊眼許夫人諸洞畬軍兵威稍振蒲壽庚閉城拒守興化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八月謝洪永任進攻泉州南門不克而蒲壽庚陰賂畬軍攻城不力而求救于唆都元帥王績翁亦遣人至唆都處趣兵十一月丙申唆都元帥大兵至福州甲辰至興化守臣陳瓚不降城陷大軍屠城三時乃止血流有聲車裂瓚五門以狗至泉州張世傑解圍去至潮州守臣馬發堅守不下唆都元帥弃之而惠州與西省呂師夔軍會合攻廣州城陷張鎮孫死之大軍至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碇州屬廣之東莞縣與州治相對但隔一水○十二月舟遷景炎帝于謝女峽陳宜中揆拖之占城
戊寅正月遣舟師防過海道○己酉唆都元帥自廣州回再攻潮州馬發固守幾半月至二月癸亥城陷馬發死之屠其城○二月大軍檄戊景炎帝由海道再回廣○三月文天祥兵出惠州海豐縣駐麗江○四月戊辰景炎帝崩于碇州

衛王本末

戊寅四月庚午衛王即位于碇川景炎帝既崩官將欲散獨尚書陸秀夫不可曰諸君散去可也度宗一子尚在將焉實此古人有一成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軍士亦且萬餘人若天道未絕趙紀豈可不為國耶乃相與奉衛王即位于樞前○改元祥興時有黃龍升天○以陸秀夫為丞相張世傑太傅文天祥少保○六月祥興帝遷于崖山崖山在海中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口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為形勝之地乃屯駐于此○造行宮六月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起行宮三十間內正殿以楊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時官民兵除逃竄死亡外猶計二十萬多于船上住坐資糧取辦廣右諸郡海外四州○拘刷人匠蓋海院造舡隻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罷○十月文天祥引兵至潮陽平群盜人心翕然○大兵至崖山張萬戶舟師自海道入廣過崖山有龍橫海舟不得前射之雲霧晝晦遂退攻潮陽○姚良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張德為殿前都點檢○十一月文天祥兵潰被執時元帥張弘

範以水陸兵奄至潮陽天祥引避山谷行且數日弘範以輕騎直趨奄其不備天祥被執服腦子二兩昏眩久之竟不死越七日至帥營天祥踴躍請劍曰此吾死也元帥必欲以禮見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木長揖而已或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為國死何拜爾為張知不能屈遂以平揖相見蓋歲除三日也明年正月二日張元帥脅天祥下海舟十日至崖山元帥今天祥作書招世傑大祥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得乎有死而已不能從也乃作詩復命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聲名照汗青忠國之心終始弗替元帥又謂天祥曰國亡矣政使殺身為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各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元帥為之改容乃驅之過北道經吉州痛憤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十月至樞密院引問天祥對不屈繫獄月餘再引問愈不屈留燕京經年至元壬午朝廷賜死猶南面而跪念不忘君父若是耶張毅南負公骨殖歸葬至之日母夫人之柩同日至自廣州人謂忠孝所感天

祥年四十七而歿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有忠孝大節自起兵勤王以至高亭引見議論不屈忠肝義膽出於至誠聞之莫不興起驅之北行京口得脫間關萬死由海道還國亦手起兵又經三年江西之役大事幾集英雄無用武之地卒以用敗或謂子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譬猶父母有病證已難療豈可聽其自斃而不求醫投之已劑猶望其可以更生是烏可以成敗論哉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為文章未嘗屬稿引筆滔不竭尤長于詩有指南吟嘯集行妻歐氏亦守節而死天祥為祭文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上天下地推汝與吾天祥弟璧知惠州奉母夫人就養歸附後歷廣西宣慰使天祥歎曰兄為國弟為家各行其志云○丁未葬景炎帝于崖山已卯正月辛酉大兵攻崖山張世傑不守山門集舟千餘作一字陣禦之而大兵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崖山有舡千餘艘內大舡極多張元帥大舡小舡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方至行朝依山作一陣幫縛不可復動于是不可以攻入而專受攻

矣張元帥至崖山港外喚張世傑打話不從又令文天祥以書諭世傑天祥不從時陳宜中如占城乞師久不還張元帥語崖山人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且為我所執汝何戰云約二月初六日大戰○二月癸未我師敗績大元軍絕其薪水道崖山食人乾飲鹹者十餘日皆疲乏不能戰大元軍乘潮而進兩軍大戰半日南軍大敗世傑乘霧雨昏冥擁祥興帝及揚太妃脫去○丞相陸秀夫抱宋衛王赴海死陸秀夫字君實文筆英妙自維揚幕入京師永嘉推戴有力及駐崖山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秀夫至此知無可奈何乃取舟中物悉沈之仗劍驅其妻子赴水妻挽舟不可赴水秀夫曰而去怕我不來于是登御舟啟上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太皇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抱宋衛王俱投水中御舟有一白鷗奮擊躑躅哀鳴良久竟與籠俱墜水中內翰劉鼎孫侍郎茅湘吏部趙樵等溺者數萬張世傑奉揚太后以小舟奔四日遇大風舟將及岸矣舟人催舟師疾進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辦香來至仰天呼曰

我所以為趙氏者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奉皇太后走者庶幾待其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趙氏祀耳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則大風覆我舟遂覆

宋得天下以仁而國勢嘗病于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推用兵一事不及蘇洵論勢亦謂惠藝而威不振賞數加于無功敗軍之罰不加嚴弱勢浸淫其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無失德理宗朝四川殘害三面被兵淮甸搔攘雲南有警左支右吾猶能扶持四十二年之天下度宗嗣位一國之事權姦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太皇太后與幼君不過建空名于六服之上且如己未庚申渡江東南之危如一髮之引千鈞似道在鄂城下之盟許納歲幣而南士謀大元之師始歸似道乃欺理宗詭曰戰勝而歲幣又食前言及大元遣使責償拘留直州不報又遣使荆湖而似道又留之漢陽之純口始則請盟終則背盟似道知之天下知之獨朝廷

不之知爾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道以寵妃之弟不
學無術處非其據休休有容之量忌嫉之念橫于骨髓好諛
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
心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造士籍
以鉗制東南之士庶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各軍券則軍旅之
心叛日積月累無非失人心之事人謀之不臧如此雖然國
之興亡亦有天數與天理存焉爾邵雍著皇極經世書推明
皇帝王伯之數省元會運世之說謂冬復為春世復為元今
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
復為元之數乎宋以周顯德七年受禪之且至十傳六而幼
君名顯改元德祐合顯德二字彰著于命名改號之間人不
之覺豈非數之終于此乎前宋以丙午丁未而遭金禍推論
五行者謂宋以火德王故能水勝火其後丙午丁未則上下
競以度厄運今丙子丁丑歸火之數亦以丙午丁未合其
大元豈非子者午之對丑者未之對而納音亦有水勝火之義

乎宋有天下圖識人有過唐不及漢之說漢四百一十二年
唐二百八十六年宋自建隆庚申開基至德祐乙亥凡三百
一十六年豈非過唐不及漢之應乎此天數之應如是宋太
祖受周太后恭帝禪杜太后將終召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
天下乎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群心不附若周有長君汝
安得至此豈料三百年之後似道貪權利以立幼卒至覆國
是亦其初取于孤兒寡婦之報也宋待柴氏最厚事太后如
母撫幼君如子恭惟
大元待宋太后幼君禮意猶篤是亦其初待撫柴氏之報也國
既為宋柴氏族屬並無誅戮崇義之封三百年如一日今
大元于趙氏族一無所問亦其初不殺柴氏之報也太祖之入
京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列國諸郡聞風而降今
大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過江以來迎降恐後郡縣城邑市井
依然其亦其初不妄殺人之報也此天理之報者如此宋太
祖生于丁亥以庚申歲建國命曹彬平江南王師係甲戌歲

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為開寶九年今
大元太祖聖武皇帝亦生乙亥以庚申歲即位命伯顏平江南
大軍亦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為
至元十三年宋太祖得國之時有讖云十一卜人小下月十
大五團員十六缺至初君恰十六傳亦非偶然國之興亡係乎
天數而亦關于人才之盛衰太祖開基人才輩出列聖相承
國致平治自王呂擅權章蔡用事小人黃絲為奸或為爪牙
或為鷹犬或號傳法沙門或稱護法善神釀成靖康之禍高
宗中興倘無張韓劉岳之徒幾不可為國矣而時有中興之
臣而無中興之君惜哉度宗以來內無賢相外無良將雖有
忠之臣及擯棄而不用束手待斃可為長太息可為流涕者
也然忠節之士何代無之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語曰無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而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信哉蓋死
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主憂臣辱義在必死夫食
君之祿死君之難不以生死易其節此誠烈丈夫也嗚呼故

臨難守節者常足以動敵國之敬歎蓋忠義亦人心所固有
也符秦之攻晉也嘗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
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金人攻宋見李若
水死節歎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靖康之難五十餘人忠
魂義魄至今耿耿斗牛間史為直筆安能為斯人隱今
大元混一識天時而歸附者固

皇帝之所嘉畫臣道而死節者亦

皇帝之所重豈可棄而不錄哉其間死城郭封疆者固不能盡
知其所知者若李芾死於潭天祥死于北庭芝死于兵唐震
昂發死于郡治江萬里徐應鑣鄧得遇尹穀赴水死謝枋得
不食死朱浚仰藥死其他如姜才孫虎臣邊居誼牛臯范天
順張漢英趙文義王安節馬堅馬發陳瓚米立趙孟錦司馬
夢求其中儒臣死節尤表表在人耳目間歐陽修作五代史
謂吾於死節之士得二人焉今數人者史氏亦當以歐陽之
筆表而出之庶可發潛德之幽光云

宋季三朝政要卷之六終

閩王

...

皇帝... 閩王...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皇帝...



